

海底幽灵

海底幽灵
鱼鸭姻缘
智闯三关
三打铁门寨
吕洞宾

中短篇通俗小说集

47.5
67

海底幽灵 (长篇惊险小说)陈云彪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早已散尽,善良的人们几乎忘却了战争的创伤。然而,在阿拉伯海霍尔木兹海峡,却出现了一个“海底幽灵”,它击沉油轮、封锁海路,在亿万人民心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美国记者马丁、德国记者莱辛、犹太姑娘迪娜,以及其他一些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战士,不计个人得失,奋身投入战斗,与“幽灵”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拼搏。他们在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穿梭于海峡两岸,出入于虎穴龙潭,虽然几经绝地险境,备受皮肉之苦,但矢志不移,苦斗不止。最后,凭着他们的智慧和勇敢,终于在“橡树别墅”揭开了“幽灵”的面皮:那是一伙直接受命于希特勒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在大战结束前夕,即开始执行罪恶的“幽灵计划”,准备在第三帝国建国五十周年之际,从霍尔木兹海底发射数千枚导弹,向全人类进行疯狂的报复。正是由于马丁等人艰苦卓绝的斗争,才摧毁了设在“橡树别墅”地下的中心控制室,使“幽灵计划”彻底破产。这部作品背景开阔、场面恢弘、想象丰富、惊险感人,是一曲正义战胜邪恶的英雄颂歌。

鱼鸭姻缘 (中篇·当代农家传奇)豫 人 (70)

于公公养鱼,丫婆婆喂鸭;鸭吃了鱼,于打丫,鱼鱼鸭鸭结冤家。于家有个俊小伙,丫婆养女一枝花;你吹笛子我唱曲,冤家的儿女是有情人。渔公安扣钓肥鸭,鸭婆养侄毒瞎鱼,鱼鸭斗法闹翻天,柳清杏花巧斡旋。渔公知错鸭婆悔,解冤消气成一家;致富道路宽又宽,鱼鸭姻缘传佳话。

智闯三关 (中篇历史小说)马 铭 (89)

咸丰八年,为壮大义军力量,袁甲义军大元帅李文学采纳了参军王泰阶的建议,决定联络哈尼族义军首领田四浪,共图大业。王泰阶本是太平军石达开部旧,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在与副参军杞绍兴同赴哈尼义军驻地按板井过程中,夜宿“姜家店”,巧识开店人,舌战“都司府”,豪言惊四座;稳坐观武台,从容请“真人”。王泰阶连闯三关,终于使粗中有细的田四浪为之叹服。从此,田四浪取消自己的旗号,心悦诚服地率部与李文学合兵,从而使农民起义的烈火燃遍整个袁甲山区。

三打铁门寨 (中篇传奇故事)肖玉桂 (103)

这是一部根据民间传说改写的中篇传奇。说的是:好善乐施的武官陈太,因丢失总熊伏龙的心爱之宝“金香玉挂”,几乎家破人亡。在义士万斗财、绿林好汉马昆、马玉和巾帼英雄康秀英的帮助下,陈太绝处逢生,受到朝廷封赏,当上了三江总督,决心铲霸扶弱,造福地方,为百姓做点好事。这部故事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及其走卒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理想和愿望,情节紧张曲折,文字生动风趣,值得一读。

吕洞宾 (中篇武侠传奇小说)刘西安 (117)

大唐年间,宰相内侄驸马弱女,县令吕岩怒剑除恶。可叹皇上昏昏,行敕追究,吕洞不幸困入重围。剑光棍影中,吕岩眼见命休,喜得汉钟离暗中相助,化险为夷。九峰山上“迎宾”洞里隐身修炼,吕岩得名吕洞宾。五载功就,箫声显赫,中条山麓战虎将,华山之颠斗巨蟒,江淮水滨杀蚊蝇,岳阳酒楼新色,大快人心,大解民恨。读罢,形象在目,具音萦耳,掩卷不能,历久难忘。



B373687

海底幽灵

(长篇惊险小说)

陈云彪

献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士们

主要人物

卡吉士·马丁——《芝加哥日报》记者，爱称吉米。

穆尔特·莱辛——《法兰克福汇报》驻不来梅记者，老盖尔特之子。

迪娜·迪雷——芝加哥市某妇女杂志记者。马丁的女友。

劳斯顿——外号“大脚背”，巡警，马丁的挚友。

威尔斯——巡长。劳斯顿的同事。

凯密尔；奥登。——一对瞎眼睛情人。“夏威夷号”巨轮失事的目击者，亦是“幽灵计划”的直接受害者。

凯蒂——盖尔特·莱辛的妻子。

冯·盖尔特——原希特勒第四供应处处长，莱辛之父。

佩通——马丁大学时代的同学，盟国驻西欧谍报官员。

赫曼·赫莱茨——原希特勒的私人美容师，“幽灵计划”的监督执行者。

汉斯——外号笨熊，赫曼的侄子、保镖。

西蒙——一个曾盲目崇拜纳粹政权的女人，赫曼的情妇。

尤素福——犹太籍学者、化学家及考古学家。迪娜的祖父。



引子——花园街17号

一辆轻便巡逻车在雪地上绕了半个弧圈，然后在一家叫作“夜莺”的餐馆前停住了。

两个穿警服的男人跳下车来，略为舒展了一下四肢，径直朝餐厅走去。在他们身后，银色的月光洒下了两溜长长的影子。

这儿是哈德门——离芝加哥市仅仅半小时汽车路的一座小城镇。由于天冷，加之又是深夜，偌大的餐厅里显得冷冷清清。角落里那架日制电子琴有气无力地演奏着，每隔十分钟就自动换上一支新曲子，以招徕过往顾客。那沙哑的至少已延续了十来年的电键弹奏声，甚至在半英里以外也能听得到。

餐馆的门大开着，象是随时准备吞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客人。餐馆老板——一个灵活得胜过山猫的小个子不知从哪儿蹦了出来。他讨好地接过客人的大衣和手套，同时不失时机地递上一份菜单，并用一种尖厉的象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声腔问道：

“哈罗，维护正义的先生们，想喝点什么？”同气色很好、足有二百来磅重的巡长先生站在一起，这家伙简直是个侏儒。

“两份热狗①，咖啡。”巡长的话音刚落，立即响起了摆弄餐具的叮当声。接着，一股诱人的香味传了出来。由于是夜间，自动输送机停止了工作，当一名女侍端来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时，电钟刚好指向午夜零点。

“先生们不喝点别的什么吗？这儿的杜松子酒挺有名。再说天又这么冷……”老板嗓眼里发出吱吱声的同时，还故意做作地搓着手心。对于顾客，尤其是象威尔斯巡长这样的常客，他绝不肯放过任何赢利的机会。

“我说过，执勤期间不准喝酒！”对老板的虚情假意，威尔斯确实有几分窝火。但同时他又飞快地朝货架上扫了一眼，那装璜考究，琳琅满目的酒瓶，令他暗暗咽下一口唾沫。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外号“大脚背”的巡警劳斯顿则吹着口哨，漫不经心地搅动着杯子里的黑色饮料。

“哈罗，欢迎光临！”大门开处，老板吱吱着重复了一千遍的客套话，迎来又一位新食客。劳斯顿抬眼望去，只见那家伙满脸通红，身上散发出阵阵酒气。大概是喝多了的缘故，他走起路来有点儿跛，象是个瘸子。只见他瞪着充血的眼睛，朝四周巡视了好一阵，才来到紧挨着巡警们的那张餐桌旁坐下。

“杜松子酒……腌肉！”醉汉把几张钞票扔在桌

子上，伴随着电风琴的叮咚声哼了起来：

“我有一只鸡，叭唧唧唧唧，生了个双黄蛋，够……够一帮人吃饭……”

这是一首拓荒时代的诙谐歌曲。它具有美洲印地安人那种永不衰落的旋律。那个新来的瘸腿食客早已喝得满脸通红，两眼呆滞。但他似乎满不在乎。他不断用指关节敲击桌面，同时扭动两条细长的腿，伴随着乐曲声上下抖动，其节奏和频率竟然和电风琴的节拍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大概是出于职业的习惯，这一切引起了劳斯顿的注意。他暗暗扯了扯巡长的衣袖，同时用脚踢踢对方。但是巡长却毫无所动。当劳斯顿再次打手势向其示意时，威尔斯干脆把椅子转了个向，甩屁股朝着对方——此时此刻，巡长先生正在起劲地和餐馆老板谈论发生在产院的一桩奇案：一名二十来岁，衣着华丽的少妇和她可爱的“丈夫”一起，大模大样地从特等病房抱走了一对新生婴儿。

“那是一对孪生兄弟，具有某种特异……特异功能！”老板在仔细斟酌着字眼：“当局已经出了悬赏……”

“什么特异功能，屁话！”巡长嘴里塞满了肉丸子：“那两个小光腚的老子是个富豪，市参议员！说不定有一天，这帮好汉还会把州长的娃娃绑去作人质哩！竞选嘛……”

坐在角落里的醉汉眨巴着眼睛，象是在聆听邻桌的谈话。后来，他抓起一瓶烈酒，摇摇晃晃地来到巡警们跟前：

“去它娘的特……异功能！先生们，喝这个！那东西……咖啡……只配喂猪！”说着，他抢过巡长手里的咖啡杯，一下子扔了出去，“喝吧……杜松子酒……我付得起！”

一直端坐着冷眼旁观的劳斯顿被激怒了。他猛一下跳起来，插在巡长和那醉汉中间，咄咄逼人地注视着酗酒者：“留着喂你那一帮人去吧，贱胚！”说话间，劳斯顿已抓过醉汉手中的酒瓶，并翻转瓶底，将满瓶的杜松子酒对准醉汉的脑袋淋了下来。

“好哇！你敢说我是贱……贱胚！”满脸是酒的醉汉用手抹了抹脑袋，抓起一只空酒瓶就朝劳斯顿砸来。年轻巡警赶紧把头一偏，酒瓶砸在玻璃窗上，飞了出去。没等到醉汉去抓第二只酒瓶，劳斯顿早已扬起老拳，朝对方下巴颏上狠狠揍了一下。那家伙往后退了两步，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

“好哇，贱胚，贱……”醉汉不顾脸上的血，挣扎着爬了起来，他弓着腰，慢慢转向桌子的另一

侧，象是要去抓盘子里那把镀银咖啡壶。但是突然间，醉汉推开桌子。只见他眼露凶焰，紧握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朝劳斯顿扑了过来。

“宰……老子非宰……”在醉汉的嚎叫声中，门口传来沉重的有人摔倒的声音。一个上了年纪，只穿着睡袍的老妇人满脸是血，正爬在地上气急败坏地呼喊着：“杀人了，先生们……黑手党……匕首！”老妇人的神态近乎歇斯底里，在极度的恐惧惊惶中，她竟然想出了黑手党这么个恐怖字眼。至于劳斯顿，他早已忘记了刚才那个纠缠不休的醉鬼。只见他飞奔到老妇跟前，扳着她的肩膀盘问些甚么。在他们身后，醉鬼瘸子从货架上抓过一瓶酒，摇摇晃晃地堵在门口：“喝……杜松子……”

“咱们回头再算账，猪猡！”劳斯顿猛力推开对方，偕同巡长向黑暗中奔去。从他们身后，相继传来了醉鬼的咆哮声，椅子腿的折断声和酒瓶落地的碎裂声。

出事地点在离餐馆不远处的花园街17号，一幢外表平凡的两层楼房里。两人尾随老妇来到二楼，只见房门大开，屋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劳斯顿嗅了嗅鼻子，立即闻到一股浓烈的腥味。与此同时，黑暗中传来一种难听的时断时续的呼噜声。这声音仿佛风箱漏气，又象是猫在打呼噜，令人闻之毛骨悚然。巡长在袖珍手电的光照下找到了电灯开关。在苍白的灯光照映下，他们发现门口有许多杂乱的足印。在那一堆堆刚被洗劫过的家具什物中，一张式样古怪的柚木雕花床引起了巡警们的注意。那张床端端正正地摆在屋中央，床上躺着一个鬃发斑白的老者。老人的脸痛苦地扭曲着，喉管里被人深深扎入一把奥地利军刀。巡警们来到时，带有血沫的深红色液体正在从伤口处往外涌。呼噜声正是从那儿发出来的。

为了保护现场，他们尽量踮着足尖往前走（当然亦不曾忘记给总署方面发出联络讯号）。现在，一切都看得更清楚了：被害人是一个年约七旬的老翁。由于失血过多，脸上泛着一一种难看的铅灰色。那两只睁得大大的、拼命朝外鼓起的眼球象是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弹向头上的天花板。不难看出，被害者和凶手曾作过剧烈的搏斗。他那只只青筋暴露的手往前伸着，象是拼命想揪住仇人的衣襟——但终于没有成功。凶手轻而易举地收拾了他。极度的痛苦和恐惧，使老人的脸歪斜扭曲，整个儿变了形。在那半张着的喷着血沫的口腔里，几颗早已磨损了的金牙微閃寒光，象是企图对来人诉说些甚

么，又仿佛在龇牙狞笑……身为职业巡警的劳斯顿虽说经历过种种惊险场面，并和无数死伤者打过照面，但眼前的情景还是使他吓了一跳。他还从来不曾见到过如此狰狞残忍的面目。以至当他给死者（谢天谢地，那老人总算在他们抵达之后数分钟便咽了气）照相时，竟身不由己地颤抖了一下。

被害者的房东——刚才那个老女人已经平静了些，但依旧战战兢兢地站在门旁。她似乎被眼前的事件吓昏了头。巡长一连问她好几个问题，她只是机械地摇着头，连半句话也答不上来。巡长不得不安慰了她几句。在打发老妇人去睡觉之后，他迅速在执勤日志上记了几笔，同时打开对讲机，再次和总署取得联系。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和劳斯顿默默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这已成为他们多次办案，默契配合的老习惯）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门旁耐心地等待着验尸官到来。

天气出奇的冷，劳斯顿缩着脖子在过道上兜圈子。一阵寒风袭来，掀动了门边上那本厚厚的小册子。劳斯顿好奇地走近前去，发现那是一本装帧精美的旧月历《五十年早知道》。由于年代久远，月历的纸张早已泛黄。但是纸张的质地和大小尺寸，却引起了劳斯顿浓厚的兴趣。

“一叠不坏的卷烟纸！”劳斯顿独自咕嘟着，随手撕下一张，并用熟练的动作为自己卷了一支粗大的雪茄，同时漫不经心地把余下的纸依旧扔在地板上。可是当他吸了两口烟后，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定过去重新捡起那叠“卷烟纸”，随随便便地翻了翻就把它放进了制服口袋。而这时候，巡长威尔斯正趴在地板上用放大镜看着什么。

不久，法警、记者和验尸官来到了现场。

接下来的事该由这帮先生拈手了。劳斯顿一口又一口地吸着自制雪茄，拿不准是离去好呢还是留下来更恰当。当该案件的调查接近尾声时，一个念头猛地闯进了劳斯顿的脑际：“那个用脚打拍子的醉鬼……电风琴……他根本就没醉！”刹那间，他象是明白了什么，他猛跳起身来就朝门外冲去。在大街上，他避过一辆刚刚赶来的，为时已晚的白色救护车，拼命朝“夜莺”餐馆狂奔。

餐馆女侍正在打扫地上的碎玻璃。瘸腿醉汉早已不知去向。在刚才那家伙坐过的地方，一对晚归的情人正紧紧搂抱在一起。这对恋人不顾有人在注视着他们，旁若无人地把嘴唇紧贴在一起，任凭桌上的香槟滴流满地。

不知什么时候，餐馆老板又象幽灵般地出现在劳斯顿跟前，并大胆地把一瓶烈性酒塞在年轻巡警

手中

劳斯顿再次看了看空荡荡的餐厅。他失望地叹了口气，随手掏出几张纸币来扔在桌上，朝门口走去。

“我有一只鸡，叭唧唧唧唧，唧……”餐馆一角，那架陈旧的电子风琴依旧在有气无力地演奏着同一支曲子。

1. 热狗——近年来流行于美国许多地方的一种方便快餐。

一 霍尔木兹之谜

“这一切是那样的不可思议，简直如同神话一般。要不是亲身经历，那我无论如何也不信这会是真的……”罗兹·奥登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片刻。他用手摸索着，拿起桌上的玻璃杯，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口，然后又继续他的叙说。在奥登身旁，坐着他的瞎眼睛女伴凯密尔——一个背影看上去十分苗条的年轻姑娘。

声音中止了。彩色电视屏幕连续抖动了几下，接着又出现一些白粒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刚才的录相播放不太清楚。卡吉士·马丁又校验了一遍播放装置，同时仔细调整好色度对比。直到一切都满意了，他才把自己重新抛进沙发里，舒舒服服地继续观看这卷“最新信息”录相。

“当时我们正在那儿度假……虽说是严冬，但是天气晴朗，没有一丝儿风。从我们下榻的海峡旅馆往外看，只见水天一色，碧波万顷。几只不知名的大鸟在海面上盘旋觅食，仿佛忘记了现在是寒冷的冬季。总之，整个霍尔木兹①被一层蓝色大气包围着，景致美极了。

“中午时分，我发现凯密尔有些心不在焉。事实上整个上午她都是如此。我要是没有记错，那天她至少朝海边张望了二十次，并且总是不停地看表，那副期待的神情，就仿佛海上会突然出现一艘载着王子的红帆船。后来，约莫在十一点半刚过，她向我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要我务必陪同她到海湾去兜一圈。‘我实在想看一看冬季的霍尔木兹是什么样子。’她对我说。

“难道你疯了？！”我大声叱咤道：“那儿的风会把你整个儿卷下去，何况……”我不再言语。我自知说走了嘴。因为那天根本就没有一丝儿风。整个海峡平静得象一面镜子。尽管如此，我还是狠狠奚落了她一顿，并请她莫要忘记当时的气温仅仅才4℃（也许还要低些）。然而出乎我的意外，

她竟一反往常那种温柔娇弱的媚态，狠狠骂了我一句‘胆小鬼！’抓起风衣就往外奔去……我呆若木鸡地在原地站了几分钟，只得尾随她向海边奔去。我拗不过她（马丁清楚地看到，屏幕上的奥登脸上显出某种羞涩的神色）。

“……我们驾着崭新的‘罗密欧’号游艇向海驶去——那是凯密尔的舅舅赠给我俩的结婚礼物，一艘具有自动控制装置的高级游艇。

“‘罗密欧’的性能真好，不多一刻就驶出了海湾。我们来到外侧水域，开始领略这严冬季节的航海乐趣。我忙着从舱底取出一壶热咖啡和两听牛肉罐头，当然还有酒，我们得在这样的美好时光喝点什么，暖暖身子。就在我双手捧满食品，从舱底下钻出来时，我发现凯密尔正全神贯注地用望远镜观测着前方。她微笑着，不断地挥动右手，象是在和老熟人打招呼。

“‘它来了，真的来了！’凯密尔又蹦又跳，兴奋得高声呼叫。我不得不尽力按住她，以保持小艇的平衡。说真格的，我还从不曾见过她这般激动。她当时的神情，简直象是着了魔。我从她手里夺下望远镜，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一艘漆成蓝白两色的超级油轮。它正在缓缓驶出海湾，朝这边开来。

“‘夏威夷号’！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凯密尔非要在这个严冬的正午驾着游艇出来兜风，原来她是存心让我‘开开眼界’，亲眼领略一下她舅舅的杰作——由于这艘具有全天候卫星自动导航系统的超级油轮问世，它的设计者麦戈纳博士（凯密尔的舅舅！）获得了上年度全美重大科技奖。

“值得一提的是出事那天——一九八三年一月三十日——正是‘夏威夷号’的处女航。满载石油、崭新漂亮的美国油轮，加上凯密尔的兴奋情绪很快就感染了我。于是几乎在同一时刻，我们都把手指伸向了‘加速’按钮——刹那间，小艇象离弦的箭一般朝那艘庞然大物飞驰过去。

“此时此刻，我早已拟好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冲进前去，围绕那艘庞然大物兜行一圈。我们的‘罗密欧’比起那艘巨轮来当然要快得多，也灵活得多。然后升起星条旗，向来自长岛的水手致敬。由于高速行驶，阵阵寒风扑面而来，令人感到象在穿越一堵厚厚的墙。我转过脑袋，发现凯密尔的头发全乱了，脸冻得通红。但是她毫不介意。当时无论是我，或是她心里都只有一个愿望：全速前进，靠近它，向来自长岛的美国老手致敬！要知道，在这陌生的阿曼海湾遇到一艘美利坚油轮，而且它的

设计人又是麦戈纳舅舅！这会是一种什么滋味……！”

端坐在录相机旁的马丁渐渐对这一切发生了兴趣。为了不漏掉讲叙者的每一个字，他把音量开大了些，同时尽量朝屏幕跟前凑了凑，试图观看得更清楚。

仍是奥登的声音：“……距离在渐渐缩短，已经看得见巨轮上的信号旗了。但就在这时，突然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只见正前方火光一闪，接着传来‘轰隆！’一声巨响，‘夏威夷号’拦腰断成两截，迅速沉向海底……”

讲到这里，罗兹·奥登又摸索着拿过杯子，喝了口水。直到这时，马丁才留意到屏幕上的讲叙者双目呆滞，神情黯然，那木然不动的眼珠看上去就象两颗镶在眼眶里的人造玻璃球。

“巨轮完了。美国的荣誉完了。我和凯密尔面面相觑，惊愕地目睹了这一幕人间悲剧。”奥登用沙哑的嗓子继续讲叙，“就在‘夏威夷号’徐徐下沉的同时，我听到凯密尔用一种近乎哭泣的声音说道：‘噢，可怜的舅舅！但愿这次海难不是他设计上的错误！’她脸色苍白，眼里噙满热泪。我想我必须过去安慰她一下。但就在这时，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顿感头部一阵剧烈的疼痛，两眼象被针扎般难受。我本能地蹲下身去，用手擦去夺眶而出的泪水。数秒钟之后，左侧传来凯密尔的惊呼：‘我的眼睛……啊——！’我急忙转过身去，想帮她一把。但是额角重重地撞在一根舷钢上。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直到这时才发觉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讲到这里，屏幕上的奥登和凯密尔都把头转向对方，同时睁大两双玻璃球般的毫无光彩的眼睛，试图寻找近在咫尺的情人。

马丁凑近屏幕，果然发觉奥登的前额有一块紫色疤痕；而这对盲眼情人那种渴望见到对方的伸长脖子的模样，不知怎么竟使他想起了鹅的脖子。

“我和奥登几乎在同一瞬间变成了瞎子。”现在在屏幕上讲话的是凯密尔。马丁觉得这位女士十分漂亮。真的，要不是那双倒楣的毫无光泽的眼睛，她必定能倾倒众多的男子。不过话虽如此，凯密尔那甜润的，略带伤感的声音还是令他想起了大名鼎鼎的美国“歌后”玛丽亚·卡拉斯。

马丁正在将这两个女性作着比较，那委婉动听的声音又传入了他的耳畔：“……那天下午，我和奥登（一对盲人！）费了好多周折才回到岸上。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早已传遍了整个海湾。‘罗密欧’刚一靠岸，立即被一群新闻记者围了个水泄

不通。有人甚至声称已留好了第二天的版面。记者们的目的，当然是千方百计向我们索取‘夏威夷号’的遇难证词。可是却很少有人顾及到我们当时的处境。就在我与奥登不知所措，难于应付时，几名当地政府官员赶来并解了我们的围……”

“以上就是我和奥登亲眼目睹的‘夏威夷号’事件全过程。时间：一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时刚过。地点：霍尔木兹外侧约莫半公里的洋面上……”瞎眼睛姑娘不安地扭动着指关节，结束了她的故事。接下来，只听得“啪！”地一声，录相装置停止了工作，荧光屏幕变作灰蒙蒙的一片。

“真妙！”马丁跳起身来，得意地吹了声口哨，同时兴奋地搓着两手，在铺满线地毯的室内踱来踱去。

“看来这对盲眼情人提供的消息比起那些多嘴饶舌，哗众取宠的混蛋记者来要有用得多！”他毫不客气地咒骂着自己的同行——新闻记者。后来，当他察觉得自己失言时，毫不脸红地朝镜子里那个跛着拖鞋，只穿了一件运动衫的影子作了个鬼脸：“是不是这样，吉米？比起那些专爱惹事生非的谎言大师来，卑人当然要正直一些，也更客观一些！”

卡吉士·马丁是《芝加哥日报》一名颇具才华的记者，今年刚满三十岁。自昨天中午“夏威夷号”事件发生之后，尤其是整个霍尔木兹突然变得疯狂的消息一经传开，他立即就来了劲，并对这个地球上新近出现的“魔鬼死三角”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连夜出发，四出奔波，收集有关霍尔木兹的各种资料。感谢现代科技和无线电带来的帮助。没费什么周折他就和驻中东的几位同行取得了联系。他们告诉了他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消息。但是他仍不满足，几乎读遍了所能搞到手的当天所有的日报。一句话：自昨天中午起，所有经过霍尔木兹的海轮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打击。然而马丁毕竟是马丁，就象不相信火星上有人类一样，他绝不轻信同行们那些关于“太空人袭击”以及“飞碟干扰”之类的神话。除此之外，他也对某些超自然现象——诸如湍流、磁爆、飓风以及海底火山等持有异议。但是对于报载的最后一种观点，他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就是：包括“夏威夷号”在内的所有海难事件，全都是人为造成的。

而要证实上述这一点，就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

马丁决定立即进行一次专程调查，以证实自己的大胆设想。好在来自中东的电报表明，那一对盲

眼情人（凯密尔和奥登）已经回到美国。谢天谢地，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能放弃呢？！

按照别人指点的地址，没费多少周折他就寻到了那幢房子。小楼屹立在密歇根湖畔，三面临水，景色宜人。马丁把“菲亚特”轿车停在公路上，从远处仔细打量着这幢别致的小楼。

小楼的设计完全按照英国式样，颇具维多利亚时代的华贵与精致。旁的不说，单就阳台前那整块的大理石浮雕，就足叫人赞叹惊慕；屋子周围，一排排名贵的爱尔兰冬青层层点缀，更显出中世纪的古堡风貌；即使是在严寒的酷冬，这里也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世外桃源”之感。

“真阔气！”马丁自言自语地说着，来到了阳台底下：“看来这家主人准是个古板的英国阔佬！”

一阵伤感的钢琴声从楼上传来，打断了马丁的推断。由于琴声过份凄凉、忧郁，他立即猜到了弹奏者是谁。一时之间，马丁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去打扰忧郁的弹琴者。然而就在他犹豫不决时，弹奏声嘎然而中止了。一个他所熟悉的、甜蜜而圆润的嗓音从窗口传了出来：“琼尼，快去开门，楼下有位男客，别让他冻坏了！”

马丁吃了一惊：“怎么？她看到我了？难道凯密尔小姐已恢复……”马丁这样想着，被带到了楼上。

“哪里，费道尔医生刚刚离去，他告诉我这是一种辐射病。看来我得接受现实，永远这样生活。”象是猜到了马丁的疑惑，凯密尔摸索着从钢琴旁站立起来。她用手捂住依旧红肿的眼睛，悲愤道：“该死的射线！它是在‘夏威夷号’爆炸起火的一瞬间形成的，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射线……爆炸，正是这么回事，凯密尔小姐！我正是为这才来找您的。要是您不介意的话……”马丁说着，暗暗打开了他随身携带的微型录音机。

“快别摆弄你那讨厌的录音机，关掉它！”随眼睛姑娘愤怒地叫道，“不然的话，你就休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半点消息！”直到马丁关闭了那架小机器，凯密尔的语气才缓和了些：“一次录相招来那么些麻烦，已经够人受的了。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您那些同行。他们总是吹毛求疵，在一件事情上没完没了地做文章……。刚才，要不是我认出您是卡吉士·马丁本人，我早让人把你轰走了。”

最后边这句话令马丁大为吃惊：她所指的“认

出”是什么意思？盲人听觉特别灵敏，这是他早已知道的。出于特殊的原因，她也许能用耳朵捕捉录音机轻微的走带声。可是自己的姓名，还有职业……难道说这位双目失明的盲姑娘会星相术不成？

象是要消除客人的疑虑，凯密尔笑了笑：“其实这很简单：我的祖父是苏格兰场一名老警探，而父亲是詹姆斯室内乐团的首席指挥。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从小就受到了最严格的逻辑推理法和声学训练。正因为如此，我刚才一听到脚步声就知道来了位男客。至于凭声音判断出站在我面前的就是记者马丁，则是由于几星期前我参加过一次新闻聚会，那时我眼睛还完好无损，并有幸聆听过您的演讲！”

“原来是这样！”马丁恍然大悟。接下来，他们便象老朋友一般，漫无边际地扯开了：从英国的加仑子糖酱到墨西哥版画；从澳洲袋鼠到中国陶俑——当然也不曾漏掉化妆品和时髦发式。马丁惊讶地发现，一个成年少妇，哪怕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也绝不会放弃对法国香水和高级衣料的追求。

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在马丁起身告辞时，他已获得所能企望的最大收获：两页记得满满的笔记，半小时绝非废话的录音带（不知甚么时候，凯密尔已取消了“禁令”，同意来访者按需要随意录制自己的声音）和一张照得十分出色的、放大的彩色快照。快照是凯密尔小姐在眼睛变瞎前几秒钟摄下的：照片上断作两截的“夏威夷号”巨轮，正彻头彻尾地插在浩海中，接受着烈焰的煎熬。几个小白点——那是“夏威夷号”上仅存的水手——正绝望地在熊熊燃烧的大海中挣扎。

“霍尔木兹简直发疯了！”马丁小心地收藏好照片，继而向女主人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凯密尔小姐，您能否肯定，‘夏威夷号’爆炸时确实是由下往上裂开一个大口子？”

凯密尔神情庄严，不加思索地点头：“千真万确。当时距离那末近，再也没有谁比我看得更清楚的了，碰巧照相机又正在身旁……”

“于是您对准镜头，摄下了这珍贵的一瞬。”马丁替她讲完了下面的话，“谢谢，凯密尔小姐。您为我提供了无比珍贵的材料。我想，我应该告辞了。”

瞎眼睛的凯密尔一直把客人送到楼下。马丁一只脚已跨进“菲亚特”的驾驶舱了。但是他突然跳下地来，冲动地朝小楼喊道：“凯密尔小姐，请告诉康纳利舅舅，‘夏威夷号’事件不是他的过错！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

“菲亚特”轿车驶远了。但是在维多利亚式小楼的阳台上，一个窈窕的身影仍在朝公路尽头频频挥手……

①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拉伯海。是沟通波斯湾和大洋的要冲。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科威特等国的大量石油都需由此向欧、美输出。素有“西方石油生命线”之称。

二 地图和月历

晚上七点，正是芝加哥最热闹的时光。入夜，这里简直成了光和声的世界。来自各个角落的频率和音响——夜总会的流行舞曲、电视广告的高分贝噪声、情侣们放肆的嘻闹调笑声，加上醉汉们怒气冲冲的咆哮……所有这一切，无形中组成了一支奇特无比的交响曲。远远望去，夜幕下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以及商品广告灯、来往穿梭如同鬼火般的汽车信号灯，则令人产生了种种幻象，仿佛正置身于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

马丁驾着他的“菲亚特”，尽量避开熙攘的人群。他把汽车停在麦迪逊广场附近，转而向较为热闹的老百汇大街走去。整整一天，除在中午时分吃过两块炸猪排之外，他几乎滴水未进。他一边回忆着下午和凯密尔小姐那场得益匪浅的谈话，一边匆匆朝密歇根大街那家专营中国烤鸭的餐馆走去。由于价格昂贵，在此之前他仅仅光临过两次。头一次，是他那本轰动一时的得意之作《大战从这里开始》问世之际，他请的客。不言而喻，那是他马丁初次品尝正宗中国菜。由于不会拿筷子，他在宴席上出尽了洋相——不过这丝毫无损由于那本书的出版给他带来的荣誉。另一次则是作为一家大报记者应邀参加什么美中文化交流会谈。这次除了有机会直接采访几名中国官员外，他终于学会了使用象牙筷。

中国菜，多么惬意的享受！只要一想起那烹制考究的卤牛头和腊黄喷香的北京烤鸭，就足以让人馋涎欲滴，何况还有琼液般的青岛啤酒……想到这一切，饥肠辘辘的马丁不由得加快步伐，朝餐馆的旋转玻璃门走去。

象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一双强有力的大手从背后抱住了他。

“大脚背！”马丁不加思索地就认出了对方。

“呵哈，真了不起！怪不得有人说新闻记者连后脑勺上都长着眼睛！”被称作“大脚背”的劳斯顿松开了手，一边笑嘻嘻地说着俏皮话。

“现在可不是旅游季节，兄弟。”马丁揉着被

对方捏疼了的胳膊：“看来你不是来这儿跳舞吧？”

“你说得对，吉米。哈德门那边是出了点事，不过在这儿……”“大脚背”把脸转向中国餐馆，耸了耸肩。

马丁当然知道他的巡警朋友最反对中国菜。但是他有意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带头向这家餐厅走去。就在旋转玻璃门刚要把他卷入的一刹那，“大脚背”一伸手抓住了他：“哦，记者朋友，别撇下我！还是去老地方，今天我请客！”说着，劳斯顿不由分说地把马丁塞入路旁那辆轿车，随即启动了引擎。

“又是法国菜！”马丁愤怒地咕哝了一句。

汽车绕过广场，驶入另一条繁华的街道。在断闪烁的霓虹灯光中，马丁转过脸去瞥了对方一眼。他发现劳斯顿是那样的洋洋得意，自信非凡。马丁知道这是劳斯顿的老习惯：要不是手里掌握着什么有价值的材料，他绝不会这般春风满面。按照以往的习惯，马丁决心激一激对方。于是他干脆回过脸去，装出一副悠然的样子，观看着街道两旁的灯光。

两人来到“维纳斯”餐馆。一处僻静的角落坐下，各自点了自己爱吃的菜。通常，他们总是每周一次，来到这家豪华的“爱神”餐厅欢度周末。在电吉它伴奏下，边品尝法国风味名菜，边欣赏那一对对如醉如痴的“迪斯科”舞伴，要是遇上情投意合的伴侣，作为记者的马丁当然也不会放过一次舒筋骨的机会。可是眼下，马丁却忙于挥动刀叉，对付盘子里的牛排和煎鸡蛋。

看到马丁那副饿极狼狈的模样，劳斯顿未免有几分幸灾乐祸。作为挚友，他们经常开一些不伤和气的玩笑。劳斯顿满以为马丁会停下盘盏，向他问这问那。但是他失算了：吃饱喝足之后，马丁舒舒服服地叉开双腿，用手轻轻叩击桌面，嘴里则轻轻吹着一支动人的小曲，那样子，仿佛完全忘记了年轻巡警的存在。

本想卖关子的劳斯顿再也忍不住了。他一把夺过马丁手里的咖啡杯，咆哮着说：“听着，要笔杆的，我有话要告诉你！”

马丁随手拿起另一只杯子，笑眯眯地说：“说嘛，好兄弟，我听着哩！”他故意不理对方。这会儿，马丁的目光正在追踪舞池里那个正在使劲儿扭屁股的金发女郎。那姑娘的舞姿确实很动人，并且长着两条漂亮的大腿。

“哥们，你能不能先听我说？”劳斯顿急得用身子挡住马丁的视线，马丁这才转过脑袋。果然不出所料，不知什么时候，棋盘一着的劳斯顿已在记者面前展示出一个纸包。显然，这就是导致劳斯顿赶来芝加哥的原因了。

劳斯顿：“吉米，先丢下你那娘们。她跑不了……来，看看这包东西，但愿不是我多疑！”他殷勤地打开纸包，把一叠泛黄的纸放在桌上。直到这时，马丁才很不情愿地把目光从那个美人儿身上收回，认真关注起展示在他面前的那叠东西来。

不言而喻，这就是那本旧月历——《五十年早知道》。马丁拿过来随手翻了翻，发现竟是一本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出版物。他一张张翻阅着，不明白“大脚背”究竟搞的什么名堂。

“是这么回事，吉米。”看到马丁面带疑惑，劳斯顿又来了精神。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数天前发生在花园街17号的那桩凶杀案：

“……正当调查进行到中途时，我那讨厌的烟瘾上来了。你当然知道，我每每在身边备有一小包优质烟沫。问题是当时缺少卷烟的纸。强烈的欲望驱使着我，于是我走到外间，四处寻找纸张。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我发现了这本破旧月历。老实说，这东西虽说是旧了些，但纸张极薄，用它来卷烟简直妙不可言。当我卷完一支之后，我便将它随手放进了口袋。我心想那些纸以其作为废物被烧掉，倒不如让我过过瘾更为恰当些。

“调查进行得很顺利，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告结束了。由于没有任何多余的证据，加之被害者又是孤身一人，并无任何熟人或财产，所以当局把这桩事件当作一般的凶杀案件草草结了案。后来，大约在七天之后，也就是刊载《夏威夷号》事件发生的当天夜里，晚饭后我闲着无事可干，于是又顺手撕下一张旧月历，给自己卷制成一支粗大的雪茄，百无聊赖地吸着，同时随手翻看着那上边仅有的几幅蹩脚插图。就在这时，吉米，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来着？”“大脚背”劳斯顿神秘地眨巴着眼睛，神气十足地盯着他那专爱刨根问底的记者朋友。

果然，马丁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脑袋凑近劳斯顿：“快说，好兄弟。你发现了什么？千万别打埋伏！”他焦急地用手击打着桌面，早已忘记了刚才那个长着漂亮大腿的娘们。

劳斯顿颇为得意地灌下一杯啤酒，抹了抹嘴：“吉米，你也许还不知道我的发现意味着什么！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首先你得记住那是一本一九三

九年版的《五十年早知道》。它的有效日期可推算到一九八九年底为止。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它在印有‘一九八三年元月’的那一页上，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大脚背”用他那粗大的手迅速翻动着：“看，这一页，就是这一页！‘一九八三年元月’！在‘30日，星期日’那一格里有人用红铅笔作了个不易察觉的记号！而这一天……”“大脚背”说到这里，抬头望了望他的伙伴，不再语言。

马丁仔细地观看着那一页。果然，在印有“30·sun”的那一小格里，清清楚楚地绘着一个红色△记号。

“看来这几年巡警他倒没有白干！”马丁脑子里这样想着，嘴里却提出了不相干的问题：“可这个符号能说明些什么呢？”

“起初我也是这样想，以为这不过是某某人的生卒之日。可是后来我改变了这一看法。因为那天恰恰是霍尔木兹变成‘魔鬼死三角’的日子，许多巨轮都不明不白地沉入了海底。会不会是一种巧合？我怀疑那个记号是有人事先打上去的，记号的陈旧痕迹说明了这一点。于是，我连夜赶到一个熟悉的化验师家中，请他帮我作了技术鉴定。鉴定的结果，你猜怎么着？”劳斯顿得意洋洋地捻着腮边的小胡子，故意朝马丁卖关子。

“快说，往下说！”马丁果真被迷住了。他急不可耐地催促劳斯顿，把那只喝空了的酒杯重新灌满啤酒，然后把手伸向衣袋，取出来一盒“运动”牌过滤嘴香烟，抽出一支递给对方，殷勤地取出了打火机。

劳斯顿伸了伸腿，舒服地吐出一大串烟圈。他是那样地得意，以至完全忘记了餐厅禁止吸烟的规定。此刻他的整个神情俨然象是一名傲气十足的海军上将——是啊，怎么能不得意呢？！这是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他的记者朋友竟然对他如此地大献殷勤。而在这一天之前，无论在任何场合，任何方面，马丁都显示出比他劳斯顿高出一头。

劳斯顿面前的玻璃台板连续闪动了几下。桌面上显现出几个暗绿色液晶字：“餐室严禁吸烟，违者罚款！”他赶紧掐灭了烟蒂，那几个荧光字随之消失了。

“是这么回事，”劳斯顿以他惯用的口头语继续说道：“根据化验师反复鉴定的结果，证明那个记号确实是很久以前作上去的。这样，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因为作那个记号的时间差不多和本月历的寿命一般长。换句话说，月历是一九三九年出版的，而△记号则是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之间

留下的。”

“这就是说，”马丁惊得瞪大了眼睛：“那个奇怪的符号距今已有好几十年？”

“对极了，吉米！为了更加慎重起见，我特地去请教了专搞侦破化验的金教授。两次化验得出的结果竟一模一样！”

“然后你就——？”马丁开始慎重其事，严肃起来。他隐约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不同一般。

“自那以后，我就产生了再到花园街17号走一遭的强烈愿望。你知道光靠这个符号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我当天中午就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威尔斯巡长。你猜他怎么说？他对那个奇怪的△符号完全不感兴趣。引起他注意的是那天调查临近结束时，他突然留意到死者两眼终不瞑目，仿佛仍旧在死死盯着头上的天花板。‘当时我们全都疏忽了。谁也不曾注意到这个细节。但是，说不定那上边刚好藏着些什么重要物件——而这恰恰是杀人凶犯们所要寻找的。’这就是巡长的原话。他的怀疑更增加了我再到谋杀现场去一次的决心。”

“如此说来，你是和巡长一起再次前往罗？”

“正是那样，因为按照规定，执行这样的公务必须有两个人在场。好在我们已经认识了房东詹金斯太太。所以没费什么周折就来到了谋杀现场。尸体早已搬走，周围拾掇得干干净净。就在老盖尔特遇害的那间卧室里，我们开始……”

“请等一等！你刚才说的死者叫什么来着？”马丁迅速取出他的记事本，在那上头匆忙地记录着。

“被害人全名冯·盖尔特，德国移民。战前似乎在希特勒的军队里干过。一九四六年移居来美。起初他住在曼哈顿商业区。后来不知何故搬到了这个小镇哈德门。直到他去世时为止，盖尔特先生一直是个与世无争、守法循规的版画经纪人。”

“完了？”马丁有些失望地停下笔来：“请继续往下讲！”

但是“大脚背”却什么也没有说。他就象变戏法一般不知打哪儿取出一张破旧的世界地图，默默地展开来，放在马丁面前。马丁凑上前去仔细看了看。由于年代久远，整张地图已经开始泛黄。而那上头的斑斑汗迹和折痕，则又说明了它经常被主人启用。和那本《五十年早知道》一样，在地图的右下角印有黑体铅字：“一九三九·汉堡。”

“这张地图是我们第二次去花园街17号的收获，你看！”劳斯顿得意地用手指向地图一角。

“在这儿，在东经57度、北纬26度47分附近，也就

是《夏威夷号》出事的地方，有人用颜色相同的红铅笔作了同一个△记号。而鉴定的结果……”

“表明两个△记号均出自同一个人的手迹，而且时间先后也相差无几！”马丁跳起身来，兴奋地喝干了剩下的啤酒。他完全被眼前这两个奇怪的符号吸引住了。

“这正是问题的症结。吉米，化验结果表明这些符号距今至少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可是为什么符号所标明的时间和地点竟与新近所发生的霍尔木兹事件如此吻合？！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说到这里，劳斯顿顿足地眨了眨眼皮。他本能地把手伸向那只装有烟沫的口袋。但是一想到桌面上那几个会自动跳出的液晶字，便住了手。

马丁就着灯光，正在仔细地观看着旧地图。这当儿，劳斯顿却把他的大手指向了地图的另一角：

“但是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你看，在这儿，西苏伊士——”马丁顺着对方的指点望去，果然发现在苏伊士运河西侧的塞德港附近，被人用同样颜色的铅笔打上了和前两个一模一样的△记号。

“这就是说”，迄今为止，塞得港仍旧是风平浪静；而霍尔木兹——两个注有记号的港湾之一，却变成了疯狂的死港！从这一点上说，我刚才的推断又有些站不住脚……”

“难道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马丁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整整一连串令人莫名其妙的符号。然后两人便都陷入了沉思。整整有十分钟，谁也不说一句话。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溜过去。餐馆里比刚才更热闹了。先前那一对对满场飞旋的舞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缩减自己的地盘，以便让更多的人领略一下那种高速旋转、飘飘欲仙的感觉。然而马丁和劳斯顿却全不为周围的热烈气氛所动。尤其是马丁，他三次谢绝了一位熟识的漂亮女郎的邀请。这样又沉默了好一会儿，马丁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醉鬼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你不提起我差点儿忘了。说是醉汉，其实那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我头一次见到他是在出事那天晚上，在‘夜莺’餐馆里。当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为了教训那家伙的无礼，我甚至挨了他一下。但是他没有还手。尽管如此，我还是从一开始就觉得此人行迹可疑。后来当花园街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又想起了他。我匆匆忙忙赶到‘夜莺’餐馆，可是那家伙已经走了。我向老板和女侍打听此人，他们对他的印象极深。据老板说，那家伙是

个瘸子。他根本就沒醉。在这一点上我和老板的看法完全一致。老板还说醉汉紧跟在我和巡长之后离开了餐馆。就在那人经过柜台的刹那间，老板（当然还有女侍）都看到他裤兜里斜插着一把战时奥地利军刀——就是刺进老盖尔特喉咙的那种。”

“请等一下。老板怎么知道那是奥地利军刀？”

“这种刀做工精致考究，一共只铸过二百把，在当时就被视为珍品。老板本人也收藏着一把。他给我看过，确实和行刺老盖尔特用的那把一模一样。”

“你真了不起，劳斯顿！”马丁由衷地称赞自己的朋友：“看来警署里的伙食使你变得聪明了。”

“哪里。我不过在尽量效法福尔摩斯而已！”

“大脚背”谦虚的口气里，包含着他那成功的得意。接着他又告诉马丁：当他们两天之后第二次前往花园街17号时，发现有个黑影一直在跟踪他们。

“可是当我猛转过身来，手持武器冲上去时，那个鬼影却不见了。由于天黑，无论我还是巡长都无法认清对方的面貌。不过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家伙是个瘸子！”

“好哇！醉鬼，瘸子……干得真棒！劳斯顿，你使我想起了一个人。”

“别尽说恭维话，吉米。我受不了那个。哦，还有一件事：前两天老盖尔特的儿子来过花园街17号。”

“哦？死者还有个儿子？这么说来，又多了一条有用的线索！”马丁重新打开记事本，在原先已经划满的那一页上增加了两个破折号。现在马丁的日记变成了这个样子：

“花园街17号；霍尔木兹——塞得港；地图——月历；红色△——一月三十日（一九八三）；奥地利军刀——瘸子——小盖尔特。”在死者儿子的名字后面，他特地用着重点打上了记号。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餐馆里的食客有增无减。两人站起身来，慢慢向柜台走去。自动收款机只用半分钟就结清了帐。当机械手找回剩余的零钱时，一个看不见的女中音娇声娇气地向他们说道：“先生们，感谢您的光顾。欢迎下次再来。”

娇柔的女中音使马丁想起了刚才那个长着优美身段的舞女。他转过身朝四处看了看。透过攒动的人头，他发现那女郎已经跳得额头冒汗，脸色发白，但仍在不断地旋转，旋转……。马丁觉得她那

雪白丰满的腿郭肌肉似乎在变幻莫测的灯光中颤栗、发抖。

“要是她是我妹妹，我决不让她过这样的生活……”马丁不愿再往下想。他一把拉住那个擦身而过的侍者领班，把口袋里剩余的钞票统统交给了对方：“请把这点钱交给那位小姐。就说是……她过去的一个朋友。”说完之后，他避开侍者领班那惊疑的目光，拉起劳斯顿朝门外走去。

“维纳斯”餐厅早已被抛在后面了。来自苏必利尔湖的寒冷空气使他们感到既清醒又兴奋。刚才那种令人生厌的嘈杂声已不知去向。周围行人稀少。他们默默地走了一程，享受着市郊冬夜的宁静。

转过一个弯之后，满腹心事的马丁开了口：

“劳斯顿兄弟，我不得不钦佩你的细致和耐心。老实说，你这次干得确实很漂亮。也许你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重要线索，尤其是那几个奇怪的符号。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如果这种看法有几分根据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星球上象霍尔木兹那样的‘百慕大’死三角应该有两处而不是一处。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马丁犀利的目光越过劳斯顿的背脊，在黑暗中搜寻。

“您是不是想说……”

“我已经说过，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马丁极不耐烦地打断了对方。因为就在这时候，湖边长堤上出现了一个黑影。那是一个瘸子，一摇一晃地正朝这边走来。

三 劳斯顿的新发现

雪停了。天空开始泛晴。但是气温仍旧处于冰点以下。直到中午时分，懒洋洋的太阳才慢慢露出脸来，给这座德国北部的边境小城增添了几分生气。

这就是韦斯特兰镇。它三面临海，坐落在北弗里西亚那个最大的岛屿上。从这儿有一条新修的公路直达汉堡。要是在夏天，这儿无疑是一处极佳的避暑胜地。它气候宜人，得天独厚。来自北美、中东和日本的阔佬们挤满了弗里西亚金色的海滩。人们在这里大把大把地挥霍金钱。在那个金色的季节里，甚至连最最蹩脚的私人店铺也都变成了上等旅馆。蜂拥而至的游客们往往为了争得一席之地而不惜重金。然而这样一来，却正好给当地为数不多的居民腰包里填满了美金。

可是如今是冬季，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

清，到处是一派原始、凄凉的景象。暴风雪和来自北海的季风主宰了岛上的一切。整整有两个多月，这儿除了冰雪，别无所有。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有的甚至于走上几里路也见不到一个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这里完全失去了效用。整个冬季，这里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便是电话。这会儿虽说是中午，但周围却出奇地静，只有几只耐寒的小鸟在雪地上跳来跳去，时而又扑楞着翅膀，飞到附近一棵孤零零的老榛树上，朝不远处那两扇紧闭着的窗户啼个不停，似乎盼望屋主人会突发慈悲，扔出几块吃剩的面包皮来。

透过紧闭着的双层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屋子的主人，一个上了年纪、个头瘦小的老者。老人脸上虽说布满了皱纹，但却留有一手保养得很好的指甲。这会儿，他披着一一条紫色毛毯，蜷缩在临窗那张大沙发里。屋里的陈设考究并且奢侈，只是显得有些古板，绝不象本世纪八十年代所流行的摆设。由于开了暖气，室内温度宜人，十分舒服。主人懒懒地闭着双目，似乎正在打盹。户外那群小鸟的啼叫声并没能打动他。此时此刻，主人正在生气。就在刚才，他怒气冲冲地打发走了一个据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下属。眼下他跟前站着的是他的亲侄子、一个被称作“笨熊”的五大三粗的壮汉。长时期来，“笨熊”对于他叔父的事业崇拜得五体投地。他虽不曾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战争。但是却对上次大战中失败的德国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敬和不平。数分钟前，他已经把两天来的经过情形向小老头作了汇报。和刚才那个笨蛋不同，他的报告生动而且详细。但是尽管如此，在讲述过程中老人还是抬起头来不满地看了他两三次。这一来使“笨熊”感到景况不妙。果然，在壮汉讲完之后，小老头从沙发里一跃而起。他扔掉身上的毯子，瞪着那双充血的小眼朝“笨熊”注视了片刻，随即用一种和他的年龄绝不相称的敏捷动作，恶狠狠地朝壮汉下巴上搁了一拳。这一拳是击得那样地准确、有力，以至那个五大三粗的壮汉也不得不倒退了好几步，才支撑着没有倒下去。

“往下说！”小老头一边搓揉着因用力过猛而扭伤了的指关节，边用一种怒不可遏的声音喝道：“那东西怎么样？！”

“没有得手……我们……当然，警察立即就赶到了。他们也许……”“笨熊”用手抹去嘴角流出的血，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哼！警察？！我刚刚收到一份电报。美国人

对于那件事至今仍是一无所知，那东西也根本不曾落入他人之手。也就是说，它仍留在那间屋子里！而你们，”小老头恶狠狠地用眼盯着他侄儿，电讯讽的语调说：“嘿嘿，干得真漂亮！谁让你们杀了他的？说呀，是谁？！”稍顿，老头的语气变得和缓了些：“你不是不知道，老盖尔特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他甚至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的死意味着……唉，对于一群不谙历史的蠢猪来说，事业简直是多余的！”老头说罢长叹一声，重新跌入沙发里。

“我们本不想动刀子。可是那家伙拒绝合作，并且高声呼救。”“笨熊”还在为自己那一伙竭力开脱。

“立即赶回哈德门去，继续监视那所房子以及所有进出的人。同时对所有经办这桩案子的警方人员作一番调查。还有，出事那天晚上最先进入现场的两名巡警叫什么来着？”

“霍夫曼作了调查。其中一个叫威尔斯，是巡长。另一名同伴叫劳斯顿，外号‘大脚背’。”

“‘大脚背’？！唔，这个绰号很有意思，准有些来历。顺便问一下，他们第二次到出事现场总不至于去跳舞吧？我需要这方面的情报。”

“可是如果……”

“没有什么可是！我相信金钱和女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发挥作用。记住：这次不论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把那件东西找回来！如果哈德门方面有人卷入这件事，就把他们干掉，但必须干净利索！反之，就请你端着进来见我！”说到这里，小老头打开保险柜，取出来两叠面额很大的钞票扔了过去。

“……”那壮汉隆起的喉骨动了动。他似乎想说些什么，并且用眼在室内四处搜寻着，他特别仔细地看了看那张铺着花床罩的雙人床。可是当他的目光和老者严峻的双目相遇时，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终于，“笨熊”恐惧地转回身去，一把抓起桌上的钞票，急匆匆离开了那间让人生畏的卧室。

马丁失望极了。尽管他满怀希望地一连跑了好几处地方，但每次都被别人以不同的方式打发了出来。在芝加哥那样的大城市里，人们象逃避瘟疫那样躲开新闻记者。他搞不懂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这个令人羡慕的称号为什么如此地身价大跌。在一个半官方机构——芝市情报咨询处，他出示了自己所持有的全部材料，并提供了一些细枝末节。他原指望从这里得到某种启迪或帮助，或者，至少

希望这个机构能给他派几个帮手，以便彻底弄清那三个符号和新近发生的沉船之谜有何联系。但是那里那位年轻的女秘书足足让他在冷沙发里等了半个小时，才笑眯眯地带来了她上司的口信：“处长先生认为这些材料本身并无多大意义。他个人倾向于这不过是一种巧合或者是……当然，他不愿使您太伤心，如果您认为这件事的确很重要的话，布朗先生建议您去找中央情报局驻芝加哥分局。他们也许能帮助您。”

“谢谢，小姐。您可真热情。”马丁拿过那包材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咨询处。

第二次接待他的是一个脸色红润的高个子上校。马丁见到他时，上校刚好打完一场高尔夫球，正在用毛巾搓着手。他听完马丁的讲述之后，把那堆材料横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好一阵，然后将它们送进了隔壁一间办公室。

马丁又等了将近一小时，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了上校和一名年龄稍大些的老军人。

老军人：“就这些么？”

马丁：“就这些。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老军人挥手制止了他：“不必了。我已经看了您刚才的录像。记者先生，您的故事的确很有意思。它使我想起了一些非常微妙的事。当然，您也许还不知道，俄国人正在这件事情上大作文章。他们拼命鼓吹什么霍尔木兹事件是由于……由于美国在阿拉伯湾的一个绝密武库失事酿成。马丁先生，您是聪明人。您总不至于利用这些材料——”老军人脸色阴沉地看了看站在面前的新闻记者：“来证明霍尔木兹悲剧的罪魁祸首是美国，是您的祖国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听我说，得经过调查……”

“好啦，就谈到这里。”老军人再一次挥手制止了他：“调查的事，我们比您知道得多。不仅是我们，而且各国政府也都在着手进行。我们需要的是最精确的结论，而不是任何凭空臆造的新闻……至于这包材料，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把它留在这儿。它也许能有些用处。”老军人说着，用眼朝上校示意。

“谢谢。打您的高尔夫球去吧！”马丁一把夺过那包材料，怒气冲冲地奔下楼梯。

现在只剩下一个地方——报社编辑部了。他知道要完成这件工作没有外界的支持是极其困难的。他怀着最后一试的希望朝自己工作的那家报馆走去。可是半小时后，当他离开总编辑那间豪华宽敞

的办公室时，他甚至比刚才更为沮丧，心情亦愈发恶劣了。

报社大楼早已被抛在身后。马丁回头望了望那幢昼夜灯火通明的建筑物，不禁有些后悔：刚才他又一次遭人冷遇之后，为什么竟没有朝那个大腹便便、满脸猥相的总编辑脸上猛揍一拳？几分钟前，当马丁给对方看过那一大堆证据（包括他复制的录像带，）要求深入现场继续调查采访，以期把那些奇怪的符号弄个水落石出时，总编辑竟然朝他白了一眼，说他是“精神错乱，想出风头”，并且直截了当地宣布拒绝给予合作。

“天晓得是什么鬼魂附身，让这个胆小如鼠的蠢货当上了总编辑！”马丁恶狠狠地咒骂着，独自走在车来人往的街道上行走。他发誓要将这桩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给那两个洋洋得意的高尔夫球迷和报馆总编——那个来自佐治亚洲的暴发户一点颜色看看。

几只不断变幻的彩色霓虹灯吸引了他，那是一组由灯光合成的足球广告。而令他和劳斯顿结成莫逆之交的，正是由于这种“满场飞”的足球运动。早在中学时代，两人就是班级里头最热忱的足球爱好者。打那以后，虽说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但是两人对于足球运动的兴趣丝毫没有减弱，相反却与日俱增。直至今在，他们俩各自分属芝加哥市两个有名的足球俱乐部。

前边说过，劳斯顿在诸多方面不如马丁。但他仍不失为一名优秀的中锋。只要他劳斯顿一出现在球场上，成千双眼睛就会围绕着他那两条腿转。倒不是由于他的腿特别健美，而是由于他有过人的力气。在一次比赛中，他曾飞起一球将对方的楠木球架踢成两截。虽说该球飞出界外，未中网底。但他那近千磅的脚力却令双方队员（包括那个吓得目瞪口呆的笨蛋裁判）惊愕得数分钟合不拢嘴。

从此，他获得了“大脚背”这一光荣雅号。

马丁边回忆这些往事边驱车往哈德门驶去。

“唉，大脚背啊大脚背，看来事情并不总是那么一帆风顺，往后的事得靠咱们自个努力了！”他还在为刚才的事而怒气未消。

在哈德门市警署里，他没有找到劳斯顿。人们告诉他劳斯顿上芝加哥去了。于是他只得扫兴地返了回来。他几乎是本能地把车停在“3”号栈上，然后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往维纳斯餐厅走去。

果然，在他们经常聚会的那张桌子后头，背朝他坐着一个穿制服的人。劳斯顿正在独斟独饮。马丁象个没事人似地走过去，从旁边拉了一把椅子坐

下来。

“怎么？被人盯上了？”

“一个鬼影。吉米，你怎么知道的？”

“从你的眼睛里，兄弟。看得出来，你有些惊慌。快告诉我实话。”

“请坐近一些，吉米。这是红酒。先暖暖身子，让我慢慢说给你听……”

事情得从劳斯顿下班时说起。傍晚时分，他正在返回住所的路上独自行走，突然被一个黑影跟上了。那家伙腿有些瘸，帽沿拉得很低，总是不紧不慢地盯着他。有好几次，劳斯顿想利用拐弯的机会甩掉对方。但是他失算了。每一次当他从新回过头来时，那影子仍在他身后十步开外的地方，就象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幽灵。后来，直到他跳上了一辆迎面开来的公共汽车，才算摆脱了那个幽灵。

劳斯顿精疲力竭地回到寓所。当他刚一坐定，那个黑影又从窗前闪了过去。劳斯顿赶紧往后一跳，将身体紧贴墙壁。用张开机头的手枪瞄准了那扇通往院外的窗户。

就在这个时候，门外传来了叩击声。

“谁？”劳斯顿顿时紧张起来。他心想要是腹背受敌，那可就完了。

进来的是巡长威尔斯。他满面怒容，神态沮丧，而且分明带几分紧张情绪。不用说，巡长也被人盯上了。

劳斯顿松了口气。他收起手枪，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件事有些蹊跷。看来得报告上面。”他指的是哈德门警署。

“不，不必了。我以为那仅仅是几个小流氓玩的把戏。他们看来是想拿巡警出气。如果真去上报，别人会笑话我们的。”巡长毕竟显得老练。

“好吧。依你说该怎么办？”

巡长附在他部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后者默默地听着，未置可否地眨了眨眼睛。

“这就是一切吗？”

“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马丁一字不漏地记下了劳斯顿所说的一切，然后问起了有关小盖尔特的情况。他得知对方名叫莱辛·盖尔特。现在不来梅一家报馆当记者。二十年前，即一九六三年。那时小盖尔特还在曼哈顿理工学院攻读应用物理。那一年的夏季，不知为一桩什么事情使盖尔特父子翻了脸。

“总之，闹得很凶。”这是劳斯顿的声音，

“盛怒之余，他们谁也不让谁。后来，大约是几星期之后，小盖尔特干脆独自返回德国去了。打那以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父子俩不通音讯，几乎没有任何来往。”

“可是在上个月底——具体地说，是在老盖尔特逝世的第二天，莱辛·盖尔特突然远涉重洋，来到了花园街17号。不过那时已经晚了：他的父亲刚刚被人杀死，就象戏剧里所安排的那样。”

“小盖尔特对这件事怎么看？”

“令人不解的正在这里。那小子只在哈德门呆了一天。甚至没有要求去看一眼他父亲的遗体，就在第二天匆匆忙忙地赶回德国去了。”

“了解得这么清楚，我真佩服你，劳斯顿！这一切你是如何打听到的？”

“这太简单了：被害者的房东是一个长舌的老妇。只要给她一点钱，她甚至会把自己年轻时候的风流轶事和盘托出来。”

“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别的事情，劳斯顿兄弟，你也许还不明白我们现在染手的是一桩什么样的大案子！凭着直觉，我知道我们将在毫无任何支持的境况下和这群凶犯，也许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集团，大干一场。问题是我们知道的还太少。”

马丁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舞池。昨晚那个跳扭摆舞的漂亮女郎已经不见了。“迪斯科”那节奏紧张、对比强烈的乐曲声，使马丁头脑里产生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听着，劳斯顿，我们得这么干。不然的话……”马丁凑近劳斯顿，开始讲述他的危险的计划。在这个嘈杂声超过一百分贝的餐厅里，谁也不曾注意到他们。

马丁坐在方向盘后，两眼盯着前方路面。他开着车，回忆起两天来所发生的种种怪事，深感自己正在走一条充满了荆棘的危险道路。有好几次，他心想这是何苦呢？应该早一些回到自己那间温暖的屋子里去。那儿有一张柔软的床，还有电灶上母亲为他炖着的咖啡、热牛奶……先美美地喝上一通，然后往被窝里一钻，睡它个通宵。明天一早，照例赶到编辑部去上班……

但是另一个念头顽固地在他脑子里旋转，迫使他干下去……渐渐地，他摆脱了热咖啡和腐梦思床的诱惑，开始加快速度，把汽车驶向了左边那条高速公路。如今，他头脑中已勾划出一个和被害的老盖尔特一模一样的形象，但是显然要比老盖尔特年轻英俊得多的中年男子的形象。他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

亲赴欧洲，前去寻访这位行迹可疑、来去匆匆的莱辛·盖尔特先生。

汽车越过灯火通明的西尔斯大厦和美孚石油总公司，往芝加哥国际旅行服务处开去。一旦决定了自己的计划，他得赶快去订一张明晨的机票。他原本可以在电话里联系这件事。但是他宁可慎重一些，亲自跑一遭。再说他是那样地兴奋。虽说夜已深了，但仍然睡意全无。他把汽车停妥之后，吹着口哨往问讯处走去。他没有注意到一个肤色漂亮、衣着入时的年轻女郎正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当卡吉士·马丁拿着一张粉红色班机票心满意足地离开夜间服务部窗口时，那个女郎很快走上前去，填补了马丁空出的位置。

四 迪娜小姐

早上七点钟，马丁睁开了眼睛。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吸上一支烟，以便使他那过于疲乏的脑神经恢复一下。但是他找遍房间，哪儿也寻不到半点烟味。于是他只得重新躺在床上，回味起一天之中享受头一支烟的那种无穷滋味。

强烈的烟瘾使他想起了劳斯顿那种味道很凶的自卷雪茄，进而又想起了那些薄薄的卷烟纸——“五十年早知道”。他惊异地发现，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或者承认不承认。总之，自打听了劳斯顿的叙述之后，他所作的几乎每一件事都和“霍尔木兹事件”这几个字有关；而他的下一步计划——欧洲之行，也并不外乎这个难解之谜。

前一天晚上他直到半夜方才入睡。他几乎花去整整一个下午才办妥了必要的出门手续。为了得到更多一些的钱，他跑到另一家出版社预支了一笔稿费——他答应为他们搞几篇颇受欢迎的情杀小说。至于自己所属的日报社，他当然没有去打扰。原因很简单：他决定对今后的一切行动暂行保密；除非他马丁在这桩事情上搞出点名堂来。在一切都办妥之后，他又乘着夜色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花园街17号去了一次。这次深夜探访对他来说其收获简直是非同寻常。赶回来之后，他清点了一下自己的财产：除了订购飞机票款之外，尚剩下四千多美元，另外加上那笔不大不少的稿费和劳斯顿送来的一些。“唔，够奢侈的了！”他满意地嘟哝着，一头钻进了被窝。

现在，他强忍住愈来愈强烈的烟瘾，开始给自己准备早餐。他得赶在乘上飞机之前喝一杯牛乳。为了不至打扰母亲，他尽量轻手轻脚地做着—

切。他打开盥洗室的门，在池里放满热水。这是他长期来的老习惯；出门之前把胡子刮得光光的，再在前额上抹一点香水。他不愿给旁人一种邋里邋遢的单身汉的感觉。

脸上涂满了剃须膏，活象个身穿睡衣的小丑。当他透过镜子看到自己这副尊容时，不由得哑然失笑。

“唔，尊贵的记者先生。要是您——卡吉士·马丁的判断正确的话，那末这一切疑难问题的焦点将在小盖尔特身上！”他吐出一大口略带香味的白沫，对着镜子里那个马丁挤了挤眼睛。

过道里传来脚步声。他猜想是母亲来了，感到很有些过意不去。时间还很早，可是……他握着剃刀的手在嘴边顿住了：“唔，那是母亲的脚步声，不错。可是还有一位女客，穿高跟鞋。年纪……”他迅速地在脑子里作着判断。自打两天前在那幢临湖别墅里会见凯密尔之后，他就尽量模仿着那位盲姑娘的技能，对一切细微的声音作出判断。

进来的果然是母亲。只是在她身后，紧跟着一位标致动人的姑娘。她那富有东方特色的漂亮脸型 and 栗色头发一看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迪娜？！”马丁惊得瞪大了眼睛。他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是我，吉米。因为我不得不这来早赶来。”那姑娘说着，朝华尔华拉太太点了点头：“请原谅！”她大大方方地放好手提包，随后脱下风衣，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房里只剩下两个人之后，他开始仔细端详起这位不速之客来。是的，就是这个迷人的姑娘，这个迪娜。半年之前，他马丁差点儿为对方丢了性命。打那以后，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具体地说，是那姑娘没有露过面。）可是今天，她来此有何贵干？莫非她又遭到了什么不测……？

马丁正揣摸，那姑娘开口了。倒象她是这儿的主人一般：“别象傻瓜那样老盯着我。喂，请给我弄点发乳来，要快！”她嘴里说着，身子却占据了马丁刚才的位置，在镜子里忙着梳理被风吹散的乱发。她似乎完全忘记了眼前这个男人曾救过她的性命。

马丁是那样地狼狈，简直有点儿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一股难闻的焦味从外间传了进来。

“牛奶！”马丁朝厨房奔去。但是迪娜拦住了他：“快刮脸！”说着，她象一个主妇般地忙碌开了。

“唔，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马丁透过厨房玻璃窗瞅着那个来回走动的身影，百思不解。但是后来当他看到客人放在桌子上的银狐皮手套以及一张粉红色飞机票时，他什么都明白了。只是令他更为惊异的还在于：这张班机票无论起飞时间、到达地点和机号都和自己那张一模一样。而且，甚至连两只座位亦是紧挨在一起的。

“天哪，这真是……”就在马丁惊疑不已时，迪娜已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奇怪么？我要去一趟不来梅，九点的班机。来，先尝尝我的手艺。”她笑着从马丁手里抽回那张机票，把煎鸡蛋和牛奶分作两份，然后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

“唉，她的脸多象凯密尔啊！可惜后者……”马丁嚼着满口喷香的煎鸡蛋，情不自禁地问道：“您能否告诉我……”

“傻瓜，和我说话要用‘你！’”迪娜大大地喝下一口牛奶，朝他莞尔一笑：“还记得昨天晚上你都到过哪儿么？”

“当然记得！”马丁心里一惊，心想莫非自己的计划被人识破了？

“哦，事情就是那样简单：我知道你在‘明星’出版社预支了一笔稿费，又在当夜买了去不来梅的飞机票。某种好奇心驱使着我，于是……”迪娜重新扬了扬手中那张粉红色机票：“以后的事，您总该明白了吧？”

“哦，”马丁吃完了盘里的鸡蛋：“可是你得知道……”

“哪来那么多可是可是的，”迪娜看了看手表：“得赶快一点，时间不多了。”她见马丁仍怀疑，于是用双眼直视着对方：“别总是那么神气地瞧着我。别以为我会求你什么，哼，我只是天生喜欢冒险。我原以为你会去那个死海区。”

“不不，迪娜小姐，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那儿也许危机四伏，到处有人监视……”

“那样更合我的意。你是说危机四伏？嗨，等我们这趟旅行回来，一定得搞它一部小说——不，一部电影！要是我不幸死了，吉米，你一定得把我写进去！”迪娜是那样地激动、兴奋，仿佛她已经开始了这次凶吉未知的冒险生涯。

“你真勇敢，迪娜小姐！”马丁犹豫地转过身去，抱着膀子思索起来。要是在平时，不消说他是十分乐于接受对方的。可谁知偏偏在这当口儿……。

“看来你是怕我添麻烦，是不是那样？”迪娜打开她的航空包，从那里头取出一件闪闪发光的小东西来。

“蓝鸟！”马丁没有猜错，那是一种八十年代最新发明的微型激光武器。有了它，足可以对付一打手持棍棒的壮汉。在此之前，他曾四处动脑筋，想为自己搞一支这样的“小玩艺”。但是终未能如愿。而今他用作防身的，仍旧是那把老掉牙的“勃郎宁”。就在马丁不知如何来应付这一局面时，迪娜又说了几点至关重要的理由：

“我能收发电报，破译密码，还懂一点那个地方的社交常识和风俗习惯。而最重要的，是我精通德语。吉米，老实说吧，要是没有我在场，凭你那点可怜的德语知识，休想在不来梅施展任何诡计！”

德语，密码！可不是吗？马丁想起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己闹出的笑话。那是一个场面颇为壮观的盛会，出席招待会的有政府要人和德美两国军方代表。当时马丁急于想搞清楚一个大大小小了的军费数字。他竟然把德语“三十”读成了“十三”不消说这下子使在场的美方人员为之一愣。当时要不是精通德语的迪娜小姐出来解了围，则那些狡猾的德国记者必将在当天的晚报上出一出这个美国佬的洋相。

“我怎么竟疏忽了这一点！到德国去，可是却不懂那个地方的语言！”后来，当他的目光再次触到迪娜那雪白诱人的脖子，那丰满的、高高隆起的胸部时，他不由得动心了：是啊，怎么能够拒绝她呢？！

* * *

马丁是在一次奇迹般的遭遇中认识迪娜·迪茜的。

那是在半年之前——一九八二年夏季的一天。当时他刚好在编辑室里校对那篇题为《能源的代价》的文章。胖呼呼的、满脸冒着汗的总编辑跑了进来：“这儿真热！没开冷气么？哦，《能源的代价》！”他笑眯眯地拍了拍马丁的肩膀：“吉米，一桩好买卖！快停下你手中的活！”接着总编辑告诉他：刚才有人打来电话，说是在距此四十公里外的周埃利特运河区，某家妇女杂志社的女记者被一群醉汉和虐待狂围在那儿。双方发生了冲突。

“电话是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打来的。当地警署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听说他们将这位女记者……”接着总编辑朝他眨了眨那对淫狼的眼睛，暗示那将是一条轰动全市的头号快讯。